

ОЛЕГ ДИВОВ

俄罗斯当代科幻小说精品

Лучший экипаж Солнечной

# 太阳系的最佳舰组

(俄) 奥列格·吉沃夫 著  
于国君、谢尔盖·卡斯特雷金 译

解放军出版社

*Они были не к месту  
и не ко времени*

OLEG DIVO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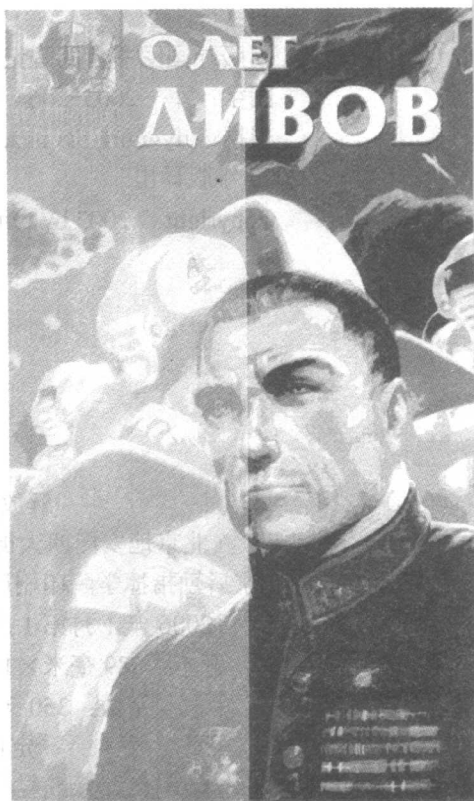
BETTER SUN E GUILD



# 太阳系的最佳舰组

(俄) 奥列格·吉沃夫 著

于国君 谢尔盖·卡斯特雷金 译



解放军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太阳系的最佳舰组 / (俄罗斯) 奥列格·吉沃夫 著; 于国君、  
谢尔盖·卡斯特雷金译. —北京: 解放军出版社, 2006

**俄罗斯当代科幻小说精品丛书**

ISBN 7-5065-5119-5

I. 太… II. ①吉… ②于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2871 号

**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**

图字: 军—2005—064 号

根据: Лучший экипаж Солнечной 莫斯科爱克斯摩出版社  
2003 年版译出

Copyright © 2003 by Олег Дивов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: 100035)

北京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9 毫米×1230 毫米 A5 印张: 10.625

字数: 350 千字 印数: 5000 册

定价: 2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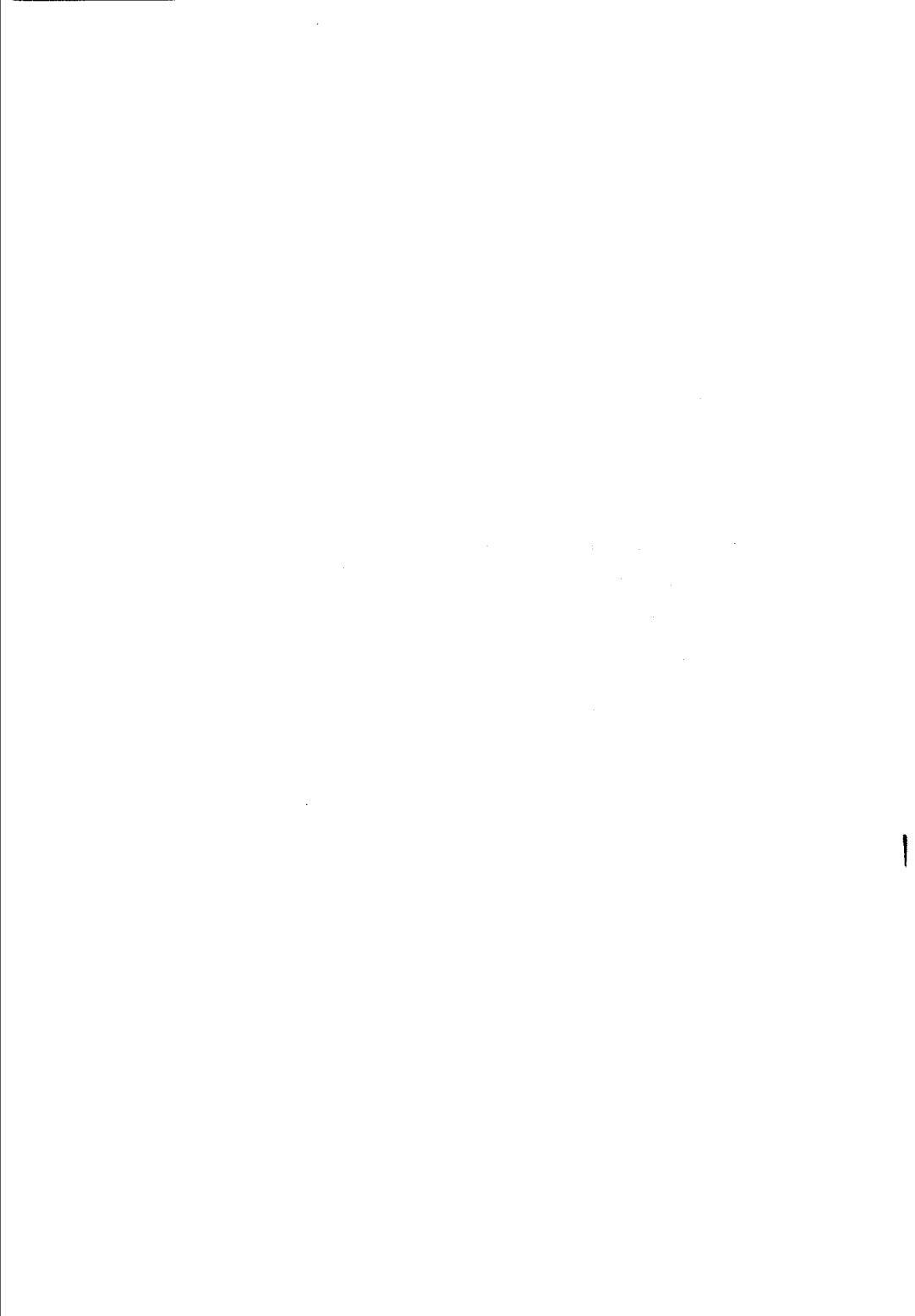
# 目录

第一章 地上	1
第二章 地外	121
第三章 地面	219





# 第一章 地上



当班的伊娃·肯达尔身上只穿了一套战斗特种服，外加一片卫生护垫。作战守则要求宇航战员裸身穿特种服，以便切实感觉服装内置增感器的工作状态。特种服也算是武器的一种，要想熟练使用，并发挥其全部效能，没有多年的学习训练是不行的。此外，章程还规定不准宇航战员穿特服外出——也就是跨出地面基地的大门以外——以免发生意外状况。这章法并非无的放矢——如果宇航员们在街面惹是生非，跟普通人打起架来，他们只要伸手朝人家的脑门上轻点一下，对方就得人头落地，自己的手指头也跟着报销，免不了得定制一根义指了。

如果在特服外面再套上副皮靴，再外加一个头盔，那就是一套标准的宇航服了。伊娃这会儿没穿靴子，她把这双碍脚的玩意儿随手塞到了操作台底下。宇航员上班的时候都喜欢打赤脚。原因之一是舰艇上的地板经过完全消毒和加温，走在上面十分舒服。原因之二是皮靴太沉。还有第三个原因，那就是：在艇上光脚闲逛，那是严格禁止的行为。

可现在，舰上早已经是乌烟瘴气，到处乱七八糟，到头来还让一个快来月经的女人值班操控舰艇。所以，就是你一丝不挂坐在班上，也没人在乎。

跟炮手福克斯三天前打断技师鼻梁那件事比起来，这根本算不上事儿。

再说，他们还在小操作间的保险柜里搜出了一瓶私酒，这事儿怎么处理？

还有，火力发射控制器也开始不怎么好好干活了，没人管。

不知是哪冒出来了一个绘画天才，在游泳池底儿用写实手法画了一根两米长的阴茎。那玩意儿栩栩如生，用的还是种活跃型涂料。无论用什么涂料覆盖，它都会立刻再次浮现出来。可也是，那么大一个水池，池底竟然涂了一种刺眼的红色涂料！只有神经病和傻瓜才愿意来这种地方游泳。

在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下让一个身体上受罪的女人值班，要是在半年前，波罗夫斯基大副早就上吊自杀了。但是今天，他也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肯蒂，你把这儿弄得整齐点儿，啊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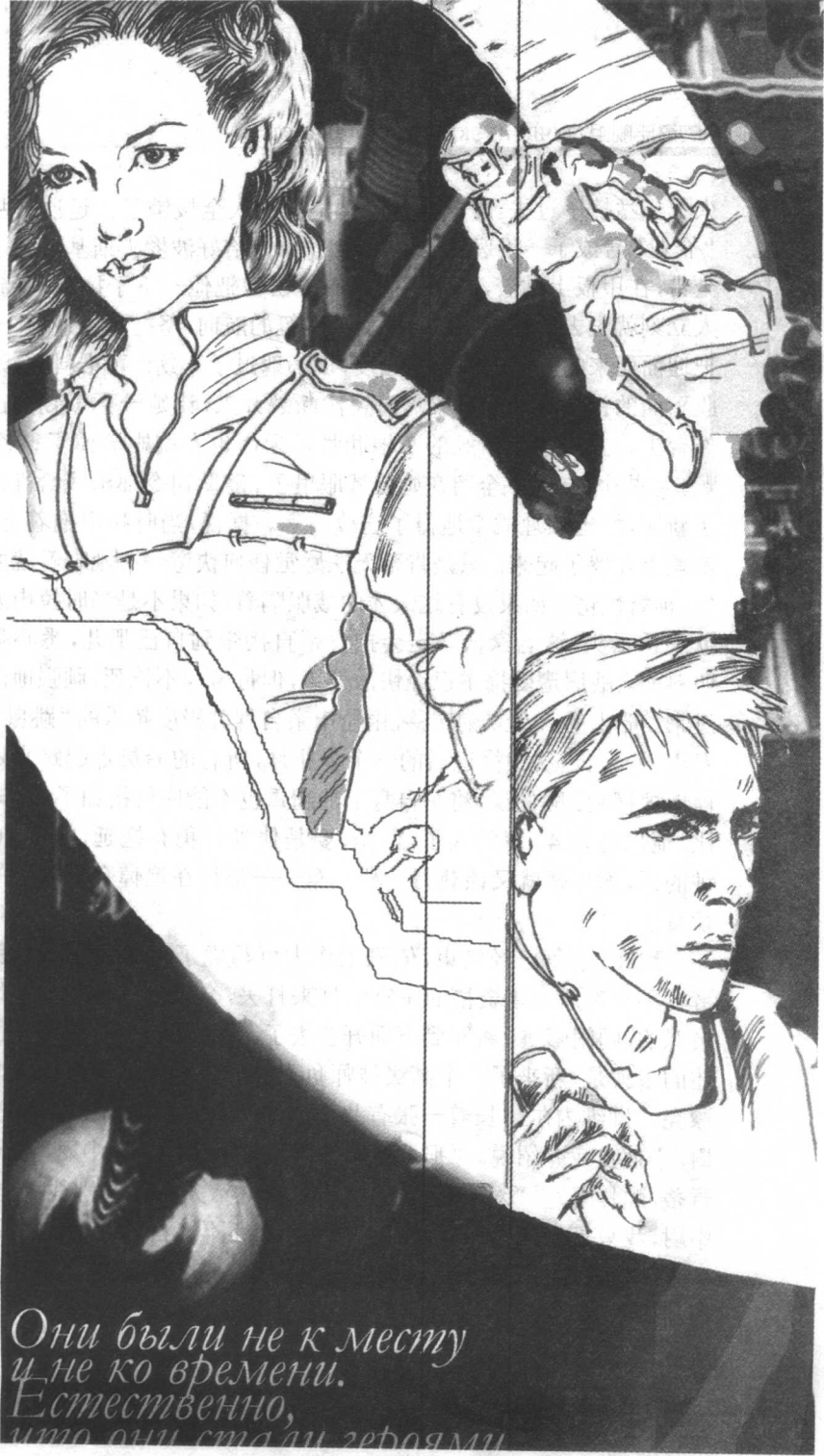
肯蒂这个月再值一个班，她的工资单的数字后就可以再加一个零了。

甜姐肯蒂在F舰组的花名册上的正式称谓是领航长官、伊维塔·肯达尔上尉。她芳龄三十，金发碧眼，留了一头男子式样的短发。她拥有特级驾驶技术，光荣榜上有她两枚飞行勋章：一枚飞行十字勋章和一枚对宇航员来说十分稀罕的紫心勋章。这枚绝顶尊贵的勋章，让再油嘴滑舌的家伙们都没的可说，全不知道如何置评。原因是，军事宇航员作战负伤的情形简直太少见了，遇到战事或事故的话，他们总是当场毙命，粉身碎骨、血肉四溅。平常人身上挨了个弹洞还能勉强活下去，可要是穿着特种服再挨了窟窿，里头的人一般都得跟着报销。用拉申上将常说的一句话，那是一准玩儿蛋去了。

F舰组里只有3个人获得过紫心勋章，他们全是指挥官：三星上将拉申，“跳鼠”号的指挥、让·保尔·波罗夫斯基大副以及领航长官伊维塔·肯达尔上尉。

拉申得手那枚紫心勋章的时代早已过去，连他自己都记不清那是何年何月了，那时候他才刚刚当上上尉，头上还没有顶着“拉申”这么个让他骄傲的外号。波罗夫斯基和肯达尔的勋章是他们两人一块硬拼下来的。那还是3年前，火星二战正酣之时。当时，他们正把缴获的战利品“企业”号往基地拖回去。这个“企业”号的尺寸跟火卫一的大小相当，走在半道上，这个大家伙突然炮开了蹶子，真的朝





F舰队组里只有三个人获得过紫心勋章，他们全是指挥官：三星上将拉申，「跳鼠」号的

Они были не к месту  
и не ко времени.  
Естественно,  
что они стали героями

火卫一猛撞了过去，差一点儿就把上面的人全报销了。这次事故让“企业”号成了一堆废铁。事发前几分钟，恰好波罗夫斯基解开了安全带，在甲板上站着，飞船跟卫星的撞击力把他一下子摔到了墙上，人立刻就失去了知觉。肯蒂控制着舰艇的航向，坚持到了最后一刻，把迎面而来的冲击力改变了角度，以为躲过了一劫。可谁料到，她屁股下面的指挥座椅的横梁这时突然断裂开来，让她一下子栽倒在操作台上，立时撞断了她的3根肋骨，牙齿也齐刷刷撞掉了整整30颗。这些个“散件”全留在她的战服里了。舰队司令部出钱给肯蒂镶了新牙，她也顺理成章地得了这枚勋章。据说，当时拉申抱着肯蒂，都差点儿哭了起来。只是肯蒂无法感觉任何快意——她眼看就要断气，神智恍惚。如果没有这天才的战服隔着，如果不是当时拉申悲痛欲绝昏了头，这老家伙必定会把肯蒂直接带到自己那儿，悉心呵护照料的。战服遭受撞击已经快散架了，但肯蒂命不该死，顽强地活了过来。船上的人马立刻转移，由拉申亲自驾驶极度超重的“跳鼠”进发火卫一。这次战役过后的一个多礼拜，所有的船员走起路来还不停地摇摆呢。顺便说，将军自身上的超重也不能应付裕如了。今非昔比，他已经是47岁的人了，但是，要是他当时稍有拖延，晚了20分钟的话，那肯蒂就又该获得一枚勋章——那种在追悼会上颁发的军功章了。

现在，战争已经结束，值班工作大可马虎了事，别说光脚，就连裤衩不穿都成。老资格的军官们打来打去，全跟没出校门的军校学员似的，闹闹嚷嚷。将军到下面开会去了。这儿惟一一件值得正面表述的事就是，新来了一个高级技师负责鼓弄反射板。新来的人非常漂亮，姓维内尔，长着一张有些像猫的窄脸。“就叫我安迪吧，上尉。”他自我介绍说。“那么您就该叫我肯蒂了，是吧，中尉？安迪和肯蒂，顺耳吧？”“对不起上尉，请原谅我说话失礼。”“别往心里去，中尉，我只是想强调一下，你在‘跳鼠’上还不算自己人。明白了？”“明白了，上尉，立即执行。另外，如果不麻烦的话，请关上那儿的伺服器。”“举手之劳，安迪。”“谢谢，上尉。”

熬吧，大概再过几年，你就会自然晋升为上尉。虽说这家伙不过一个小小的中尉，可胸前还别着一个勋条，上面挂着惟一一枚勋——这算是“跳鼠”上的第4枚紫心章了。

伊娃心不在焉地在自己的终端上翻了几页女性小说（这又算一桩恶性值班违规），然后抬头看了看整个墙面上铺开的观察屏幕。在作战室的那个观察屏个头更大，压得你简直无法呼吸。驾驶室这个，还算老二。

飞船正在飞临俄罗斯的上空。地面上没有战火。在轨道上看去，这个神奇的国家如同一个无边无际的黑黢黢的大窟窿。

坐在角落里的维内尔一只手从无线终端板上截取指令，用另一只手调拨通联。看来，他工作得心应手，甚至可以说兴趣十足。下面还有更让伊娃赏心悦目的事儿呢：随着他的脑袋左右摆动，后脑勺的那根长及肩头的马尾辫就跟着来回跳动，看了让她心里痒痒的。这根惹人的马尾辫用一根黑皮绳扎起来，油黑发亮，透着一股冷冽的光，实在让伊娃有些不由自主，总想往他那儿看。伊娃拽了一下自己前额上的刘海，难免有点儿遗憾。“跳鼠”上的所有军官已经不怎么剃头了，他们跟中世纪贵族一样留起马尾辫来。这是他们的抗议行动——你们不是要解散军队吗？我们就这么邋遢，就这么不顾脸面！现在，这些男人的马尾还没有留起来呢。看来，眼前这位安迪，这个高级技师，中尉维内尔，应该很久没有登上宇宙空间了，至少很久没有上过战舰，有时间留出这么漂亮的马尾辫。

伊娃正想给维内尔提几个问题，难为难为他，这时候，琳达啪嗒着光脚板进了作战舱。

“你们好哇，姐妹儿！”她在门槛上说了一句，“性事如何？”

跟伊娃不一样，琳达现在不值班，但她还是穿了条裤衩。此外，她可以说是浑身上下无一丝不挂。维内尔朝她瞥了一眼，猛地皱了一下眉头，就一头扎进自己手中的活计里头了。

“活的还算正常，”伊娃回答。她跟琳达说话时，也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有种奇怪的东西在暗自萌动。伊娃自己没有体验过同性爱是

什么东西，她也不会承认这个高大结实的浅发女子琳达能够撩拨她的什么感觉，但她却不能自己地想像着，这女子的大胸脯和棕色乳头压在自己的肚子上，用贪婪的大口吸吮她瘦小的胸脯，而她，只是不住地摇着头，紧闭起眼睛……这一切显然是不会发生的，伊娃也不想让它发生，只是，当琳达出现之时，她就不由感到这种性感的冲击，实在是没法儿。

“你干吗皱眉头？”琳达问，“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伊娃叹了口气，“第一天，前胸有点儿痛……”

“啊，真同情你……吃点儿药片嘛。”

“吃了。你呢，朋友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药片已经帮不了我了，”她的女友说，“该到下面好好干上一把了。”

维内尔这时调好了一个部件，从控制台下面钻了出来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。琳达偷偷瞄了一眼他的屁股，机械地往自己的屁股上搔了一下。

“喏，再忍上个把礼拜吧，”伊娃叹了口气，颇有同感地说。她跟琳达值过同班，过一个礼拜就一道下去，就是回地球，进行一次训练加休整。在和平时期，F 舰组的轮值期限是两周，14 天在上面，一昼夜的换班交接，然后的 30 天在地面。在上面的这段时间，原则上不涉及性的问题，宇航员间的关系从历史上就没有这一条。所有人都互相爱护，他们是姐妹和兄弟的关系，这种生活模式一直这么延续了下来。只是最近才发生了一些变化：F 舰组遭受到了一场重大危机，突然变得人人自危起来。

“再过一个礼拜刚好我来月经。”琳达有些沮丧地说，接着摆摆手，“唉，算了，姐妹儿，我看你一切都正常，好好值班。我呐，看来得找个人强暴一下了……”她使劲拍了一下伊娃的肩膀，朝角落里闷声不响的维内尔一咧嘴，扭着她的两条大腿离开了作战舱。维内尔还把他的脑袋埋在显示器上，煞有介事地敲击着面板。伊娃又捉摸起他的发型来，直到听见琳达老远在喊着：“你们好哇，爷们儿！性事

如何？”接着就是一阵哈哈大笑，夹杂着弄不清内容的嘈杂声。

“据我所知，巡航舰船上都是按时派心理大夫的。”维内尔从操作台上抬起头，突然说。

“刚刚来的不就是大夫吗？”伊娃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维内尔吃惊地看了看伊娃。伊娃注意到，他的一双眼睛异常漂亮，这一发现让她立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随即别过头去。

“竟有这等事！”维内尔嘟囔了一声。

“她跟我们一起经历了整个火星二战，”伊娃说，“她可算是个无价之宝。还有，琳达也是上尉。”

“关于火星二战，我想顺便问问，”维内尔换了个话题，“您的紫心勋章是怎么得的，上尉？”

“打了一场恶战。”伊娃用一种突然的干巴巴的语调说，她甚至有些不好意思，“那，你的勋章呢？”

“得了一场小病。”维内尔用同样的口气说，说完就接着干自己手里的活了。

“哼，他还有点儿小脾气！”伊娃想，“真是个小傻瓜。”

她重新回到显示屏前。视野里出现了悬在对地静止轨道上的巨型驱逐舰“约翰·戈登”号。亮白色的大F字母在它宽厚的黑肚皮上异常显眼，靠一双剧院望远镜就能在地球上看到它。在这“F”的旗下，“戈登”完成了一个个足以向全世界宣告它主宰地位的伟大使命。火星移民们沉溺在自己的盲目尊大之中，全然忘了头顶上悬着炸弹的当口最好显得妥帖听话一点儿。金星学了他们的样子做，可没想到轰炸机已不单单恐吓就完了，而是动了真格的。

在“戈登”的衬托下，“跳鼠”小得像一只跳蚤。但是，这只是一种“编码现象”——它上面插着F舰组指挥官拉申上将的战旗，就是说，它是一艘旗舰。“跳鼠”在舰队国防部注册证上的名份是“保尔·阿特里德斯”100系列巡洋舰。

拉申现在应该就在“戈登”号上，或者在105系列的某条船上。这条船算是白白搞得这么像模像样了。经历了一次伤心事件后，拉

申发誓自己退休前留在巡洋舰上飞。他说话算话。所以，“戈登”号派了一个“屁股”少将，带着自己庞大的计划员、分析家和文书班子。拉申在自己“跳鼠”上狭窄的船舱里，只配备了最简单的设施和为数不多的乘员，一句都没有抱怨。舰船对他来说，足以驶入大气外层，完全能够满足他的需要，这就够了。类似的一艘巡洋舰“洛克·冯·雷”号还曾经救过他一命。

那是在火星一战的时候，他还是个上尉，驾驶着那艘“冯·雷”号远征木星。当时，值班领航员不知为什么，糊里糊涂错过了敌人。就是那艘后来让伊娃受伤、撞上火卫一、在战争中多次转手的“企业”号，把“冯·雷”号直逼向木星，撞了个正横。“企业”号靠一圈自动鱼雷武装自己，还放出一队战士出击追剿对手，最后把它挤到木星表面，便开始射击。实在无处可逃了，拉申只能一头扎进了木星大气层，潜伏在里头。“冯·雷”号痛苦地呻吟着，在高出自身几倍的强度环境下的浓浓气泡粥里整整呆了一个月。飞船经受住了考验，但是船员们却弄得身残志损，一个个伤痕累累。想像一下吧，头上悬着一个巨型战舰，而你接近半昏迷状态，空气也不够喘的，那日子实在是度日如年。所有的船员里头，完好无损也挺过来的，也就大概有十个人，当然，其中包括那位百折不弯的拉申。对那些得了神经官能症的病号，大夫给他们服用了抗悒郁剂，帮他们入睡。大夫自己在第28天吞了枪子儿——他的药品已经断档，觉得自己活着既痛苦又多余。但是，到了第30天，“冯·雷”一下子浮了出来，给那个“企业”号来了个冷不防，打掉了它的反射镜，全歼了它的追兵队。而后，这艘遍体鳞伤的战舰歪歪斜斜地开往基地。拉申把整个船的船员全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自己获得了指挥官的官阶，得了一枚“耐力”勋章和一艘崭新的、“戈登”号的姐妹船“艾力克·约翰·斯塔克”号。不过，经过木星事件，拉申的鬓角一下子花白了。从此他没再上这艘超级驱逐舰。

除此以外，他也根本不想轰炸那些分离分子。他的专业是宇宙战。他攻击过、破坏过、缴获过起义者的船只。但超级轰炸机是从宇

宙上空向下投弹，全然不知下面哪儿是军队，哪儿是平民。那时，他的直接上司考尼克中将气得对他狂吼乱叫。据当时在场的人说，在他那次历史性的讲话中，有十多次气愤地大声喊他“你这个俄国无赖”！拉申针锋相对地说：“说对了，我承认我就是无赖，一个俄国无赖，我为自己的血统感到自豪呢！我得声明，我一直依照法律而战，还要这样一直战斗下去。给我一艘好船，让我去打那些坏蛋。这个球儿船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，要装多少炮弹就装多少炮弹。如果您不喜欢某人的出身，那你说话可得小心了。第一，宪章里没有这号规定，第二，这么做实在不体面。以后，中将先生，您就别叫我真名，叫我拉申<sup>①</sup>就好，那我将不胜感激。”

最后，还是舰队司令，现在已不在人世的汉特说话了：

“别抓住小伙子不放了，古纳尔！”他发号施令般地说，“是你的错。你，指挥官，立正站好！不许出格，明白？这样吧，我们马上就有一艘船完成试航，原来是我给自己准备的，现在归你们。那条船的名字叫做‘保尔·阿特里德斯’。听这个名字就知道，它的名份有保证，在这种船上绝对不能马虎大意。行了，去准备接收吧。顺便把F舰组的掩护部队带上，给我从里面组织出一个舰队，防着火星上的那些恶棍沾上来。一个月以内，要是有一艘红屁股船起飞，我就革了你们的职，把你们扔进监狱。听明白了？”

“完全明白，舰队司令先生！”拉申回答。“请容许向您报告，有一个恶棍还会继续飞，不过飞得不好，也飞不远。”

“是哪一个？”汉特吃惊地问。

“‘企业’号。”拉申提醒道。汉特听到这个名字就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笑得满脸通红，用手掌拍着膝盖。

“好吧，”他收了笑容，说，“就让这个‘企业’号飞吧，现在我们还不去管他。你们各就各位好好战斗，拉申指挥官。”

拉申就是这样获得了这个绰号，此后这个绰号就一直伴随着

① 注：“拉申”，英文为“俄国人”意。

他,跟他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。“企业”号跌跌撞撞到达火星的时候,已经是战争结束之际,它紧贴着轨道,带着单身囚房中挨禁闭的军官们,浑身上下溅了不少足以暴露自己的白油漆。有段时间它挂着地球的旗子行进,有人还想给它“按照人的习惯”重新命名,后来才明白,这船已经垂垂老矣,连大修都解决不了问题,就决定把它送进二级市场。商家们没有一个看好这条船,因为船上的运转机件破破烂烂,运输它还不如运垃圾合算。这样,拆卸装备后的战船就归还给了火星。火星人的敲敲打打,竟然在上面安装了新的火炮。火星二战初期,地球颠覆分队捕获了“企业”号,将它赶到金星上面。结果,金星人宣告了对它的主权,并拿它来威胁地球。接着,火星夺回了“企业”号,在它跟拉申的部队再次遭遇、被迫投降前,它一直在小行星带上服役。暴动者们最后发了个电脑病毒,跟领航长官伊维塔·肯达尔开了个恶意的玩笑后,“企业”号的历史也就结束了。

在几百公里的距离上,“跳鼠”超越了“戈登”号,这个大家伙给伊娃的值班终端上留下了个OK。电脑自动发出了回复,意思是:“好样的,干活吧”,诸如此类。设备自律系统禁止传递带有感情的信息。被一团蓝色烟雾包围着的福克斯这时进了战斗舱。他嘴里横叼着一根哈瓦那雪茄。这个炮手的左眼下有一块青紫,脚上的靴子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。

“你好,甜心,”福克斯闷声说了句,他拿下嘴里的雪茄,靠近伊娃身后,“来吧,靠近点儿,我的小太阳!”

伊娃笑了,容他像父亲般在自己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她回手轻轻拍了拍福克斯那肥厚的腮帮子,作为回礼。近几个月来福克斯大大地发了福,工作服都撑得鼓胀了起来。

福克斯的职务是“高级火力协调专家”,因此,大家都叫他“炮手”。

“敬礼啦,安德列!自我感觉如何?”福克斯走过去问维内尔。这话他是用法语说的,以便强调出里面的“你”字。伊娃微微扬了



一下眉毛：她没想到“跳鼠”上还有人早已认识维内尔，两人看来还挺熟。

“谢谢，米歇尔，正常。”维内尔从肩膀头甩过一句。“你呢，怎么还是连青带肿的？”

“这玩意儿对我来说，就跟勋章一样。”福克斯骄傲地回答。“诺，反射板上能看出‘老保头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有一套组件大概是生产瑕疵，但不太要紧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们的事儿是驾驶，你的事儿是轰炸。移动越小，瞄得越好啊。”

“我当然有事儿。”福克斯说，“我是全身心爱这个‘老保头’，它有点儿情况我就不踏实。再说，咱们琳达还在变态发作。甜心儿，你过去有没有过变态发作？你看，你们这对儿多般配：安迪和肯蒂！”

伊娃用手指捅了一下，福克斯朝她一弯腰，伊娃一把揪住了他的鼻子。

“乜，乜！”他大叫着，“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“对，让他多嘴。”维内尔为这惩罚叫好。

伊娃放开他的鼻子，就势抓住他的领口，不让他逃脱。

“你是在哪儿认识他的，麦克？”伊娃靠近炮手的耳朵轻声问。

“那怎么？”福克斯小声嘀咕着，一边揉着通红的鼻子，“安迪在‘冯·雷’上呆过，我们都是拉申第一航组成员。不过，他们在木星前线把我送回地面休整了。安迪……伊娃，你看见他的勋章了？知道了吧，就这么回事。”

“啊—哈，”伊娃想了一下，还是什么也没有弄清楚。

福克斯直起身，又把雪茄叼在嘴上，两手往腰间一插。

“‘跳鼠’现在成了个万全社会了。”他放声说，“四枚紫心勋章，两个俄罗斯人，该给咱们编首歌，写本书了。”

“谁是第二个俄罗斯人？”伊娃好奇地问。

“诺，这人不就在你眼前吗？”福克斯用雪茄朝维内尔一指。

“是吗，安德留，他说的是真的？”伊娃不太相信。

维内尔“嘎巴”一声把损坏的组件掰了下来拿在手里，然后移